

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

(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。根据录音记录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。)

同志们！

我和姚文元同志回来以后，好多单位都希望我们讲一讲话。但因为我们这一时期，没有在上海工作，有一些情况还不是直接地了解，所以，我们原来考虑还是先不要讲话，先到各个单位走一走，向大家了解一些情况，学习一些新的经验，然后，看能不能讲一点意见。在这一段时间，恰巧碰到迎接国庆，外宾很多，这样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多下去了，所以，现在直接了解到的东西还不是很多。同志们都希望我们讲一讲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也答应过的。后来看到全国到处有很多传单很多内部刊物，登了主席的这样的指示那样的指示，里边有很多是靠不住的，有一些完全是传错了的，中央随后就决定把主席的指示整理一下，发给大作家，这样，就比较有个标准了。现在主席在视察华北、中南、华东三个地区的过程中指示，已经整理成文件，给大家读了，向大家读了，因此我们就没有多少需要补充的了。这些天来，大家已经在传达主席的最近的重要指示，有的单位很快，抓得很紧，传达了讨论了，而且行动起来。这是多数单位。也还有一部分单位抓得不紧，传达得也不快，也没有认真讨论。据了解还有少数单位，现在还没有传达。已经传达的单位，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问题，革命委员会商量了一下，要我今天在这里讲一次话，把主席的指示，在这里再传达一下，同时，有的地方作一些必要的解释，回答同志们提的一些问题。

现在，有了主席的指示，有了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，我们的工作中心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要把主席的指示落实，把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中提出来的任务落实。我们现在每天事情很多，千头万绪，如果要抓住中心的话，最重要的，就是要抓住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的落实，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中所提出的任务的落实。在思想上、工作上、组织上都都要落实。主席的指示非常丰富，包括了我们当前所面临着的各种问题，都有了正确的、科学的解答。这是我们工作的纲领，是我们行动的指南。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，也是根据主席的这个时期的指示提出来的任务，我们同样应该加以落实，这样我们上海的工作，就可能比较快的向前发展一步。

要落实就首先是思想上的落实，就是要好好地学习。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，还是林彪同志过去提过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则，就是活学活用、在“用”字上狠下功夫，还是这条原则。我们看到两种学习态度，两种学习方法。有一些单位，得到主席指示，就立刻行动，在实践中间来进一步理解主席的指示，比如说，我们上海的工人同志，对于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指示，一听到传达，他们立刻就行动了。主席关于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问题的指示，很早就提出来了，应该说第一次谈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上海，是在别的地方谈的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听到的人没有领会主席这个指示。我自己对主席关于“在工人阶级内部，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，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”的这个指示，也不是一开头就理解的。因为主席的作风很民主，他一个问题提出来，总是反复地找人商量，最初我听到他的意见时，我以为是我们商量的，并不一定就要下决心这样做了。所以谈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拿我来说，总还以为是跟我们商量的。其实，主席早已在反复考虑，在作调查研究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虽然在上海，因为没有出来工作，所以也没有和上海的同志谈。到九月初，我第一次出来和上海的同志接触了，找工总司同志谈话，就向他们谈，主

席有这么一个指示。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对主席的指示接受得很快，立刻就行动了。我们常常想，我自己也是这样想，对主席的指示，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，并不是一开始就理解的，跟呀，也并不是一时能跟得上的。在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这个问题上，跟主席就没有跟得上。对群众呢，也并不是完全理解，群众比我们理解得快。

现在上海的同志，对主席的指示，大多数单位是在一边学习一边就执行，但是，也有另外一种学习方法。是一种什么学习方法呢？那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学究式的学习方法，扣字眼，搞概念，比如什么叫斗私批修呀？斗私是什么意思呀？下个定义好不好？批修是什么意思呀？是先斗私呀还是先批修呀？争论不休，再加上报纸登时，因为最初没有把它定下来，斗私批修怎么个说法，是批修斗私呀，还是斗私批修呀？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。开始时，报纸上有的这个放在前面，有的那个放在前面，于是有许多人就因为这个议论纷纷，就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好几次，甚至于怀疑说这里面有谁在搞鬼了，篡改最高指示，罪名好大呀！其实，这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惯，整天就是扣字眼。问你到底你脑子里有没有私呀？你去斗一斗嘛！这个事他没有兴趣，他就是要在里边追究字眼，要在里边还要发现一个什么新大陆。

我们对主席的指示应该活学活用，在“用”字上狠下功夫，在斗争里边，在革命实践中间来理解主席的指示。我们能够理解多少都要执行，暂时不理解，我们在斗争里边逐渐再来理解。因为主席的很多指示常常是这样，要等到我们有一段实践的经验以后，回过头来才能更深刻的理解。这样的事例很多。比如说吧，我在这里传达过，那是在二月底，主席说二、三、四、五月可以看出眉目。这一句话，不晓得同志们你们是怎么理解的，我最初对这句话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就不完全相同。那个时候，我脑子里就觉得二、三、四、五月看出眉目，就是指的各省各市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，我们上海市把区、县和各基层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，这就叫见眉目了。我最初是简单地这样理解的。后来看看不对，所谓见眉目，根据我现在的理解，根据主席最近他对形势分析中间所提出来的，那是在我们全国范围内，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斗争，究竟是哪一方面占优势，哪一方面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问题。所谓见眉目，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，已经可以说取得了胜利。现在可以看得清楚了，好多省虽然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，但是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占了优势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败了，这个形势，就应该叫做看清楚眉目了。所以对主席的指示，我们只能够在实践中间逐渐理解，我们的理解，可能错了，那么就在实践中间再来修正，改正我们最初那种不正确的不完全的理解，这样我们就会进步；如果离开了革命的实践，离开了当前的斗争，对主席的指示就根本没法理解。因此我们应该强调这个原则：要同当前的斗争结合，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，在这个精神之下，来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学习林彪同志国庆讲话。应该强调自觉地学习，应该强调自我批评为主，因为里边有斗私嘛！斗私，就是说自己头脑里有私，应该自我批评。不要形成人人过关，所有的人都要过一次关，检查一次“私”字，而且又脱离当前的斗争来检查，那就没有边了。自我批评应当围绕着当前的斗争来进行，比如什么事情，哪一种“私”障碍着我们大联合的进行或者妨碍着我们革命大联合的巩固，什么样的“私”妨碍着我们革命三结合的巩固，妨碍着我们解放革命干部，我们就围绕着这些问题来斗。不要搞人人过关，不要搞无边无际的检查；要围绕当前斗争，不要离开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去整群众，当然更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这个机会来整造反派。我们造反派自己的缺点错误，我们自己批评；别人有意见，包括反对我们的人，他们有意见，我们可以听，但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整造反派那是不行的。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，都不要忘记大方向，我们斗争矛头要始终对着刘、邓、陶，对准陈丕显、曹荻秋，对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。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务必注意，不要被干扰了。大方向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。

这是我想在开头说的这么一点意见，下边我讲几点。

一、形 势

第一，讲形势。毛主席说：七、八、九三个月，形势发展很快。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，不是小好。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。接下去主席讲了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，讲了对前一段的乱怎么看法，讲了前途，又讲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。主席在这儿讲了四段：第一个是讲总的估计是大好，不是小好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；一个就讲好的标志；再一个就讲好，因为很多人提出一个乱，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；再就是讲到前途，再有几个月的时间，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。

我想作这样一些补充说明，主席这儿讲的大好，是讲的全国的形势，也包括我们上海的形势。这个问题，实际上几个月来是有争论的，在上海造反派中间也有争论。有些人就认为不是大好，甚至也不是小好，他们认为糟糕了，各式各样的议论都有。有的在七、八月份的时候说，当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。因为作了这样的错误估计，就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揪军内一小撮，就到处冲人民解放军，更有甚者，以“五·一六”这个集团为代表，到处制造舆论，搞阴谋活动，形式上是攻击周恩来同志，实际上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。同时制造种种的流言蜚语，又是说中央有几派，中央文革有几派，都是胡说八道，根本连个影子都没有的事，他都可以来捏造。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那么几个人造谣，倒也罢了，他要造谣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问题是竟然有些人相信，就相信这些东西。但是我们看，根本不是这样个形势，全国的形势是大好，是空前的好。那些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，局势都是好的嘛，虽然个别的地方有反复，有问题，包括我们上海，但是形势是好的。另外又有八个省、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或实行了军管，那些地方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，造反派也占了优势。主席特别看重的就是群众发动起来了。因为这个革命，决定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关键还是群众是不是真正发动起来了。要看发动的程度，群众革命化的程度。而现在呢，就象毛主席说的：全国的工厂、农村、机关、学校、部队，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，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。主席非常重视的一个现象：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，说闲话的时候多。现在不是，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。一家人成了两派三派，夫妻两个是两派，兄弟姐妹几个人那就是两派、三派，一家人是一派的，也不太多。这是好事情。列宁过去看到一些最普通的工人在那儿争论十月革命的问题，他很高兴，因为这证明群众起来了。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，那就把很多平常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统统发动起来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这个中间有些地方比较乱，而且乱的形式比较“高级”了，武斗的形式也比较高了，比我们上海去年十二月份呀，今年一月份呀，都高了。我们这儿大概就动拳头，这是“高级”水平，到了八月初，包围柴油机厂那一段嘛，水平稍为高了一点，但是我们这儿没开枪，那有的地方就硬是开枪了，不但开步枪、机关枪，大炮、高射炮都动了，就是飞机还没有出动。而这个，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呢？难道我们主张武斗吗？党中央毛主席从来反对武斗，但是被一些人挑动的结果，双方的对立越来越严重，发展到武斗。我们从来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，看问题都要看到两重性，武斗也有两重性，我们反对，但是，你要闹嘛，我们也不怕。无非是把一些炮弹什么打了一通，打了一些房子，也打死了人，打伤了人。但是，我们是从积极方面来看，锻炼了群众，群众到最后才了解了，才想通了，斗够了，打够了，忽然的自己一想，特别是毛主席提出来“在工人阶级内部，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”嘛，为什么要分成这样对立的两大派呢？这些工人一想，是呀，我们究竟干什么呢？毛主席最信任群众的，象淮南煤矿，那里斗得很厉害，等到后来，解放军去那里支左，采取了正确的政策，说服了双方。双方在那里

开枪，我们部队派两个连到双方阵地之间，徒手进去，拿着《毛主席语录》，给双方的工人念语录，宣传大联合。这样，两方面工人就想这么个问题：解放军这是干什么呢？他们为什么不怕我们打死他，还要跑到我们中间来呢？特别是当他们听到主席指示后，工人想通了，两派工人抱头痛哭，说我们上当了，被别人挑动着这样武斗。主席相信群众，这次不是向刚果（布）总理建议，请他去淮南看一看，说那里的武斗最厉害，你去看一看，究竟是为为什么武斗，他们现在又在怎么办的。北京就打电报给淮南：刚果（布）的总理要到你们那里去，你们欢迎不欢迎？两派都打了电报来说欢迎。结果，刚果（布）总理去了那里，印象很好。工人阶级本来就不需要这么武斗的嘛！没有什么必要呀！现在他们联合起来了。当然，不会再有反复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但是那个地方的群众经过这样子一场大的斗争教育过来了，可能那里的联合就会比较巩固，工人阶级的团结会更好，他们的生产虽然是受了一些损失，但会很快弥补起来。我们有些同志看问题不看本质，只看现象，不看到主流，只看到支流，这样是不好的。实际上是越乱得彻底的地方解决得越快，没有乱够的地方可费劲了！到那里做工作也做不进去。乱够了就行了。我们上海自己也是这样嘛。比如说上柴问题，我们哪一个人主张要他们两家打呀？我是从来没有主张的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从来是反对他们这样打的，反对他们两派这样闹的。多少次邀请他们两家谈判，主要是联司一方就是不干。特别是后来发展到那样多的支联站，它以为要得势了，就更加不愿意谈判了。非要打不行，非要在战场上见个高低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们解放军去也不起作用，去宣传队也不起作用，甚至于到后来革命委员会派人去也不起作用，反而要把你的人捉起来。他们一定要干嘛，那就干好了，反正又不是我叫你们打的，联司的人他还有什么话好讲呀？现在有些人还同情联司，我说你少同情点吧，因为又不是我们要打联司嘛。（掌声）我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，他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叫我们批准。他就要打嘛，那就打一场好了。我看那样子打一场也不错嘛，也锻炼了上海的工人阶级。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讲，八月四号那天我在上海。（掌声）不过，我没有和革命委员会联系，他们也不知道我在上海。四号晚上我坐着汽车到南京路去看了一下，到南京路嘛，车子就有点儿难走了，因为是晚上，大概九点多钟吧，到了南京路河南路一带，根本走不过去了。不过我看到当时路上的人。路两边的人，看到过打联司回来的人，和到那里等着消息的人，脸上都是带着一种胜利的感觉，都很高兴，因此我也很高兴。（掌声）因为证明这个行动是得人心的，人民是支持的，不是反对的。那 we 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？（口号）所以我们看问题的时候，要看一看群众对这个问题怎么看。当然，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了，对联司的成员我们还是采取教育的方法，因为多数的人是受蒙蔽的嘛，做坏事的是几个头头，这些少数的头头只要真正愿意改正错误，我们总是给他机会、给他出路的。我们也不会怎么样。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，有些事情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你说不打，他要打，那么打一下也好。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有这个感觉，就是那个时候人的精神面貌，上海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，比一月份我们来到上海的时候，感觉到有很大的不同，组织性纪律性都有些不同。这个队伍看上去雄赳赳气昂昂的，很不错。如果要是美帝国主义敢于到我们上海来，碰到这样的工人阶级，碰到这样的人民，我想美国人，他的遭遇就不会比在越南好一点。（掌声）所以事情要从两方面看，不要只看到打联司这个事，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很多积极的因素。当然我希望不要再有这种事情了，不要今天一讲，你明天再干一场吧。我们是永远不愿意这样干的，这是迫不得已，没有办法。外地有些地方也是这样，比如象武汉也好，江西也好，这次跟主席去看了一看，江西的形势非常好。那里是打得最彻底啦，造反派的代价很重呀，同志们！好多造反派牺牲了。但是付了这个代价以后，那里现在的形势很好，保守派彻底瓦解，造反派在全省一直到各个县，整个形势都是很好的。象武汉也是那样，形势很好。在武汉住了两天，看了一下，那个精神面貌也不同。

所以同志们，你看哪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呢？现在是无产阶级上台嘛，到处是无产阶级得势嘛。所以证明他们那些估计完全错了嘛，把军队就说得那么不好，现在证明，就是武汉，那个独立师，犯了严重错误，但是等到中央下命令说，你这个师要调出来，撤离武汉整训。就这样的部队呀，接到命令还是执行呀！还是全部撤出了，现在在那里学习，学得很好。我们这个人民解放军呵，同志们，那是毛主席缔造的呀！犯了错误，但是毛主席、党中央讲了话还是听呀！到处揪，揪一小撮，你揪不好呀，就是走向反面。不相信军队，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，不相信党的领导。看起来极“左”，实际上是很右的。

上海在这一段，我们感觉到形势也是很好的。七、八月份上海有点乱了，我看也是好事。我跟很多同志讲过，我也向毛主席报告过，我说我总觉得上海的夺权太顺利了。你看我们这个地方，一月革命以后也没有发生过两大派的对立，也没有很严重的武斗，武斗也顶多动动拳头，也没有开枪，你说是不是太顺利了？这样子也可能有个缺点，因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，好处嘛上海比较稳定，缺点可能有些毒没有放出来，不定哪个时候，身上又长个脓包出来。毒没有放够，因此，一月革命，有些东西也可能掩盖了。因为上海造反派力量比较强大，什么东西一露头就被打下去了。我说这一方面是个好事，但也可能是个缺点。人家要露头嘛，就让它露出来嘛，我们有点心急，刚刚露一点就把它打回去了。联司那一回，内部争论很多，但是还好，总算耐心地等了好几个月，因此到最后解决得比较彻底。比如说这一回是八月四日，如果是七月四号动手反击呀，我看是另外一个局面。因为联司、支联站毒还没放够，到八月四号我看差不多了，这个脓包应该挤出来了，应该动手术了。是这样子，小孩子头上长疖子啊，早动手不行的，非要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动呢！现在好象还有人对这些事有兴趣，总想着，唯恐上海不乱。谁如果有兴趣，你们就闹好了，我反正有了经验了，我现在一点也不怕，（掌声）对这种乱，要闹咱们就闹够，愿意闹多久就闹多久，愿意闹多大的规模就闹多大的规模。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，上海的造反派完全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，用不着中央帮忙，也用不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表示意见你们就能够解决。（掌声）

毛主席说，上海的形势所以这样好，主要是上海的工人阶级起了作用，因为上海的工人阶级比较强大，有斗争经验。主席还讲，现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这七个单位，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比较稳定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群众、军队、干部的关系比较好，“三结合”比较好，所以比较稳定。我们这里，以造反派为主力，革命群众是比较强大，没有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，不是成天打内战。我们这里的人民解放军，在支持革命委员会这一点上是坚定的，从一开始就支持革命委员会。这样他们在支左工作中，不管陆海空三军哪一军，拿具体的单位来说都有错误的，但大方向比较好，因此和造反派的关系也比较好。再一个就是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和军队的关系，也比较好。这三方面的关系比较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不只是革命大联合的夺权，我们现在来巩固这个政权，掌权、用权，我们还继续保持这个大联合，我觉得这是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总结。我们应该很重视，要保持上海群众、军队、干部这三者比较好的关系，使得我们的“三结合”继续不断的巩固和加强。这对于上海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

再讲前途。主席说前途会更好。我们完全有这个信心。因为现在在北京开会的有十二个省市，估计到今年年底，这十几个省市都能解决。剩下的不多了。我们估计，最后可能新疆、西藏、云南这样的边境省分会慢一点。但是也不一定，有时候革命形势的发展，快起来就来得快，慢起来就慢得推也推不动。比如讲革命大联合，九月份一阵风都联合了。我们讲革命大联合讲了半年还联合不起来，可一个晚上它可能就联合了。革命就是这样一回事。所以形势是很好的，前途更好。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它不会自然而然地更好，还是要经过斗争的。如果我们大家都当逍遥派了，你说这形势会更好呀？形势自然而然地就好了，那不可能

的。这个还要靠革命造反派积极地做工作，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，这个形势才能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，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，那也可能受到挫折。所以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够松懈下来，更不能离开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。如果我们松懈了自己的革命意志，以为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，上海的形势又这么好，全国到处说上海好、上海好，《人民日报》过几天一个社论，说上海怎么好，如果我们不当心，一天光听这个话，骄傲了，松懈了，那就要犯错误。犯错误嘛，我们的形势就可能被破坏。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存在。所以在讲大好形势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看到确实是大好形势，确实取得了很大很大的胜利，但是决不要松懈，不要骄傲。

这是第一个问题，讲一讲形势。

二、革命大联合和革命“三结合”

第二，讲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“三结合”。主席的这一段话很多同志都很熟了，报纸上反复的宣传了，就是：“在工人阶级内部，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，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”。同时，主席分析了原因，为什么现在会分裂呢？一个工厂，分成两派，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，蒙蔽群众，挑动群众斗群众。这是一个原因，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、操纵。第二，就是群众组织里头，混进了坏人，这是极少数。有些人他现在就是在那里当头头，有的不是头头，但是他起重要作用，在幕后策划，这是极少数，但是有。还有第三，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，也是一个原因。主席是经过充分的调查，他调查了很多单位。我们也向主席报告过上海几个工厂学校的情况，都是这样，基本原因都是这三种。或者三个同时存在，或者有两条，没有什么例外。现在上海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，我们上海的任务就是巩固革命的大联合。要巩固革命的大联合，我们就要根据主席的指示，还是要注意这三个方面。因为分裂的原因就是这样三个方面嘛。所以，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，都要警惕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。现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会象去年这个时候，那样公开地来整群众了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了，说话没有人听了。但是，他可以变换一种手法来挑动群众，例如群众中间的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潮，“私”字当头，他就要利用。或者某一个组织里面有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这些坏分子，他们通过这些起作用。我们要巩固已经实现的革命大联合，这几个方面都要警惕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要警惕，不要上当。有些坏人想要操纵我们这个组织，我们也要警惕，不要上当。同时，要在“斗私，批修”的过程里面，消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。这个问题，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，那就请他们自己考虑一下，究竟为什么联合不起来？是不是这些原因？如果是，是哪一种原因占主要的？就从这一方面来解决。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单位就是联合不起来，那些“老、大、难”，很有名的单位就是联合不起来。举个例子吧，就是第二军医大的两个组织，这是咱们都很熟了。二军医大的红纵还是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发起单位。那个地方就是联合不起来。我为了帮助他们一下，也从各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，比如说同北京三军的领导同志都交换了意见，和上海革命派，各个革命组织交换过意见，就是两条，一条承认两个组织都是革命造反派，因为他们两家就是他说他是老保，他说他是什么，就是这样攻嘛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，我们认为他们两家都是革命造反派。第二，我们希望他们革命大联合。还有没有第三呢？没有了，我们就是这两条。至于他们能不能联合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，我们帮呀只能帮到这种程度，就是把周围一些条件都给你创造了。我们希望这两派，你们也应研究一下究竟你们不能联合的原因是什么？有没有人挑动？有没有坏人？还是你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多了？你们有什么根本利害的冲突，两家非要你死我活？这件

事我们相信你们军医大有那么多的革命群众，还解决不了吗？你们都是大学生了，很有本事了，应该能解决了。在革命大联合这个问题上，还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觉得还是坚持按系统、按单位、按部门实现大联合，在学校也是这样。这个原则是贵阳的经验，这是毛主席肯定了的经验。在上海曾经一度对这经验发生了怀疑，现在我们重申，还是按这个原则来解决问题。现在有一些跨行业的组织，他们总想恢复，我们还是劝这些同志，你们就在你们单位里加入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吧，不要再去拉一个山头！因为拉起一个山头，过两天还是要撤掉，何必多一层麻烦呢！据我知道中央这几天就会发一个通知，重申这个原则，中央正在起草通知。

我们的革命大联合是讲原则的。就是要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。同刘、邓、陶，同陈、曹作斗争，共同对敌。离开了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方向就谈不到革命大联合。我们工人阶级内部，革命学生内部，革命干部内部所发生的分歧争论，都只能以这个大方向、大原则作基础，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分清是非。是非是有的，但是是非也有大有小，也有一些问题已经解决了的。笼统的讲不算旧帐，这不大妥当，因为第一次有些话还要讲一讲。我们觉得如果两个群众组织彼此还有意见，又不愿让人家知道，我们劝你们就找一个房间，双方坐下来，关上门自己讲好啦，讲完就算了。那有算不清的帐呢？我们总要团结对敌！现在有些单位就是这样，有一批人说是保守派，被打了下去；有的人，说是反对中央文革，就是炮打过我，那么又不能得势，又不能活动，受压抑。好啦，那么让给谁活动呀？彼此现在还在闹，我和有些单位同志谈，都是青年，我问：你们就是这些问题吗？你们就到一个地方彼此把意见谈了，算哪！“炮打”已经过去了，现在不“炮打”了嘛，那还要算这帐干什么呢？已经过去就算了。“保”，保过几天，现在不保就可以了嘛，彼此有意见，大家到一块说一说，我们还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，不要让真正的敌人在那里高兴。昨天，我找京剧院的人谈，京剧院就这样嘛，把个周信芳放在一边没人管，小青年，双方的人就干呀，整天斗。那能斗出什么个结果来？你们这样“斗批改”呀？最后演来演去还是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海港》。外宾来啦，人家说这两个节目都看过了，新节目还没有。这样消耗了我们革命派的精力，真是“亲者痛，仇者快”呀！我们内部关系，就象主席说的：有些人当了保守派，犯了错误，是认识问题。有人“上纲”了，说是“立场”问题。毛主席说：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。站队站错了，站过来就是了。犯了一次错误改过来，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对敌。

还有个“以我为核心”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我想说几句，因为上海报纸用过一个“无条件大联合”的说法，引起了一些争论，有的同志甚至怀疑《文汇报》篡改了主席最高指示，非要“炮打”不可。我觉得《文汇报》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够谨慎，但是你要说他们完全恶意的篡改，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你说一点也没有影子吗？也有一点，只是他们的理解出了一些偏差。因为主席提“以我为核心”时，是在上海一次跟我们谈话中间讲的。讲到上海有个大学，那里两派的情况。我想就讲清楚吧，就是上海交通大学。因为毛主席对“反到底”兵团记得很清楚，问我们：这个“反到底”最近怎么样？因为“一月革命”中间他们是有过贡献的，而且起草《告全市人民书》有交大“反到底”的人，主席还记得，他就问这些同志怎么样？交大文化大革命怎么样？我和姚文元同志就向他讲了。讲的中间，我们就说：交大有这么个问题，别的单位也有，就是都在争以谁为核心，这个大联合，都强调“以我为核心”。就以这为条件，如果不承认“以我为核心”这条件，就不能实行大联合。主席了解这个情况就讲了文件上写的这一段话：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，不是自封的。讲了王明、博古等等，我们党的历史。然后就劝他们“无条件的联合”。这个地方讲的是交大，交大的条件就是“以我为核心”。那么“无条件联合”呢？就是指的不要拿“以我为核心”作条件，不能普遍地都叫“无条件”。这句话用在交大那是完全对的，用在某些单位也可以的。有些单位争的不是

原则问题，不应讲这个条件。讲条件干什么，讲那种条件呀，说你要给我两个席位，什么“二比二”，什么“四比四”，争那个东西，不答应那个条件就不能联合，我说这样单位也应该无条件联合，不应该讲条件。但是不是普遍地讲“无条件”，因为有的地方要讲有条件，比如说，双方的分歧很大，有些是非如果不说清楚一点，联合起来不巩固。那与其那样急急忙忙联合，还不如双方坐下来，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，好好地交换意见，把一些是非说一，然后联合起来。但是这些是非也不要搞得那么彻底干净，那也不可能，彼此了解了，接近了，能联合就联合。因为在联合过程中，在今后斗争中间，还可以继续考验嘛。这是革命大联合里面“以我为核心”的问题。

再讲一讲政策，要正确对待战友、对待群众和对待干部，这样我们的革命大联合和“三结合”才能巩固。

只有大方向正确，而政策不正确，这个革命也不见得就胜利，很可能是失败。这一点在目前应该向小将们说清楚啦！因为我们那些小将呀，过去我们都支持你们，现在还是支持你们的，人家一攻击你们，我们就说：你们要看他们大方向！我们小将自己呢，现在也这样：你们要看我们的大方向！这是完全对的，以后谁要是攻击你们，我们还是这样。但是，同志们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掌了权啦，光讲大方向就靠不住了。毛主席不是说：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”吗？不讲政策、不讲策略呀，“生命”有危险啦，就是说，有垮台的危险。总理特别举了一个例子：“八一”起义，人民解放军诞生，你说大方向正确不正确？“八一”起义打倒蒋介石，打倒国民党，打倒帝国主义，这个大方向完全正确。但是“八一”起义在当时政策上路线上是错误的，就是还不懂得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略思想；还不懂得怎样创造革命根据地，如何正确处理这个方面的关系，这些政策问题没有解决。而且犯了错误，不是去建立农村根据地，而是带着队伍往广东方面跑，希望到汕头一带，找个海口，打通国际路线，外国船就可以来支援。这个路线是错了嘛，但它大方向对，它反对帝国主义，反对蒋介石。最后这个南昌起义等于失败了。所以不要满足于我们的大方向正确，要很好地学习党的政策，用毛泽东思想来决定我们的政策和策略，再紧紧地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策略思想。离开了这一点，我们就要犯错误。不要以为自己大方向正确，但是大方向如果都错了，那就问题更大了。现在是讲的大方向正确而如果不注意政策和策略，我们也可能要失败。比如，如果我们不正确的对待群众，不去做受蒙蔽群众的工作，不去团结多数，我们就搞成孤家寡人。有的单位，据我知道那个造反派到现在还很小，始终没有扩大，去年是多少，现在还是多少。那样子造反派，你说你要掌得了权啊，我看靠不住。因为你要掌权，就要靠群众的支持，没有群众的支持，这个政权是没有力量的。有了群众，有了广泛的群众才有力量啊！我们不是经常读《毛主席语录》吗？主席说的，什么叫铜墙铁壁那一段话，我们不是经常读吗？但是，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就是一方面读这一条语录，一方面就不按这个办，搞孤家寡人，不去做群众工作。可是，等到搞革命大联合时呐，就拚命的争席位，有时为了一个席位，可以争它三天三夜，最后还没有结果。不要去争席位，起决定作用的，同志们，是你的路线是否正确，你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核心是一定要有的，没有核心是不行的。任何一个组织，它出现了有公认的领导核心，大家都拥护它，这个组织就比较好了。但是，这个核心也是要靠它忠于毛泽东思想，忠于毛主席的路线，坚决的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，不能靠人多。人多，可以以势压人，但是到最后，也可以垮台。我可以举两个例子：一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，那时还不是人多势众啊，它几百万党员，几千万群众，人是多了，但是路线不正确，等到反动派一个早上起来，没有几天嘛，差不多全部垮了。所以光靠人多是不行的，要靠路线正确。毛主席上井冈山，人不多嘛，但是，路线正确就能发展。后来王明路线一篡夺，我们就受损失。还是看路线，要讲人多人少，同志们，你们去查一查我们

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嘛，在七届中央委员里面，你们看看有多少是过去反对毛主席的啊，是犯路线错误的啊！毛主席在里面，并不是多数啊！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路线正确，最后，大家还是拥护毛主席。遵义会议的时候，毛主席不是党中央主席呀，遵义会议以后也不是毛主席做中央主席呀，那时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嘛，但是，究竟谁起作用呢？谁胜利呢？全党全军是跟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。所以真正的革命造反派，真正的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，这样的造反派的领导人，就不要去在那里争那个席位，不要去争那个第一把手，你做第二把手啊，还可能真正起作用，如果你是正确的话。你如果是错误的，从私心杂念出发的，我看你当第一把手早一点，垮台也早一点。因为革命的规律，阶级斗争的规律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想搞私心杂念，搞个人的名利地位，搞这一套的人，最后统统不会有好下场。你们看看，看看刘、邓嘛，看看陈、曹嘛，你现在争的那个地位有刘、邓高啊？有陈、曹高啊？那么垮台还不是一样垮啊？所以不要为这些，还是要努力地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，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，要去掉“私”字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。这样子，我们才能够真的对人民做出一些贡献。我相信有很多好的同志，现在他们在那里不争，什么也不争，默默无闻。每一次到工厂里去，和基层的同志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些很好的同志，他们现在在全市谁也不知道，但是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。我看，我们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，反对那些争名夺利的人。广大的革命造反派，应该擦亮眼睛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，来看一看究竟谁是对毛主席路线是忠实的，谁不是。我们要信任那些站在毛主席路线上的人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，而不是只看有些人好像能说会道，其实靠不住。当然有些同志，他们有错误，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改，改了就可以。

再一点，就是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，主席这里讲的很清楚：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。对受蒙蔽的群众，不能压，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。现在有些同志，就是不大喜欢做这方面的工作，不做这方面的工作，不大敢见这些人，甚至不大敢往来。我说这是不好的。革命造反派的同志，特别是已经掌了权的领导人，应该接触各个派，不管它是左、中、右，都要接近，要团结各方面的人，思想不通的人，要向人家做工作。我还记得上一次我在那里讲过的，先锋电机厂的同志他们告诉我的，他们那里有些人，原来参加了赤卫队，后来造反派的同志对他们态度不大好，不理他们，在二三月整风的时候，人家就提意见了，说你们这些新当权派呀，还不如老当权派呐！老当权派过去我们有了思想问题还找我们谈一谈呐！造反派的同志乍一听这个话有点恼火，说你这是“老保”翻天，后来一想，人家讲得是有些道理呀！我们是不大找人家谈话嘛！过去有的支部虽然它路线错了，但是他倒是干这方面工作的，找人谈话的。所以要很好地对他们做工作，要找他们谈话。现在还有些逍遥派，好多同志跟我讲逍遥派太多了，怎么办？一方面我们劝那些“逍遥”的同志，上一次姚文元同志在讲话里面讲过的，不要当逍遥派呀！革命还没有成功，你“逍遥”不得呀！你在那里当逍遥派，可要当心啊！有人要找你的。但是，话又说回来，既然我们想到会有人拉他们，我们造反派的同志为什么不去找逍遥派的同志谈话？我说这个责任呀！在我们造反派，特别是已经掌了权的造反派应该承担责任，要找他们，和他们开座谈会，问一问他们，你究竟为什么不来参加活动啊？你有什么愿望啊？他们可能提出很好的建议，不要把这些逍遥派都看成不好，很讨厌，那样子，我们就脱离了群众。我总觉得现在我们有些事，干得不是那么得到这些人的同意，他们有些不满意，所以他才“逍遥”的。当然，他们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原因，有的人就是不大想革命了，或者等待毕业分配，就“逍遥”吧，反正现在发了工资了，有的人一发了工资就上饭馆，有的到苏州去逛一趟，去一趟杭州，那样的“逍遥”，也有啦！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向他们做工作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还有一些“老造反”，现在也当了逍遥派，那更应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嘛，因为既然叫“老造反”，（其实所谓“老造反”，不过一年嘛！也没有什么老呀！都是很年轻

的，叫名字还是小张小王的，不是张老王老，但是因为“逍遥”，他说他是“老造反”。)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造反到底，革命还没有成功，就退出来了，这个不好。总而言之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，对各式各样的群众都要做。现在不要热衷于开群众大会，要把群众大会和开小会谈心、个别地谈心结合起来。现在不大习惯于个别谈心了，有的人说那种方式是老一套，这一条不能打倒，谈心呀，这是毛主席所主张的，我们还是应该用这个办法来团结群众。

上面是说正确对待战友，正确对待群众，还有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，毛主席在这里都讲了，我想不重复地念了。我只重复一下，主席对这个问题非常之关心，在视察过程里面这个问题谈得最多，关于干部问题，这一方面作了很多调查，问了很多，最中心的问题，就是要允许干部犯错误，允许干部改正错误。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主张，传统的政策。这个记录里面也讲了：我们党，经过延安整风，教育了广大干部，团结了全党，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。这个传统，我们一定要发扬。我们党就是自从毛主席的领导执行了毛主席干部政策以后，才兴旺起来。现在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，那么我们的“三结合”到那一天才能结合起来？所以要扩大教育面，缩小打击面，要大量的办学习班，就是受到教育的人应该很多，真正不能用的人应当很少，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。现在，我们这里的干部如同全国各地一样，大部分都是好的，比较好的，也有一大批干部解放了，但是还有一些干部没有解放，我们应该创造条件，解放更多的干部，就是按照主席的指示来解决问题。不但要解放他们，而且要使得他们大胆的工作，在工作里面来考验他们。已经解放的干部自己也应该大胆的工作，缩手缩脚恐怕主要的还是“私”字在作怪。有的人说：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了，不能再犯了。我看，越是这样想，越是要犯错误，因为你没有正确的接受经验教训。犯了错误，检讨了，就应该振作起来。我们为革命，不是大家常常讲嘛，刀山敢上，火海敢下。现在我看有些人，不要说刀山火海了，连接近群众都怕得要死，这种精神面貌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在实践中来改造自己，想脱离革命的实践，小心翼翼的在那儿“改造”这是不行的，不会有好的效果的。犯了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改了就好了，主席到处讲这个话。一路之上几乎每一次接见各地的同志的时候都是问：你怎么样？你犯过错误没有？大家对这句话，答复一般都是说有错误，没有哪一个人说我过去没有犯过错误。主席接着就问：你挨整没有？有的同志说，我没挨过整，主席说，这是你一个缺点，有的同志说，我挨过整，主席说，那你这个人可以，你挨过整，好。因为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啊，挨了革命小将一些整，到现在还一肚子气，我说，你那一肚子气应该消了，对于工人造反派，对于红卫兵小将，有什么气可以要记下来？你们在哪儿记仇啊？不要再记这个了，应该想到是大有好处，整一整，好处很多。有一个省的一位省委书记，他那时被保守派关了四个月，那整他整得好苦了，现在他站出来了，那一天主席接见的时候，就问他：你怎么样啊，叫保守派关了四个月，一点好处都没有呀？那个同志的精神面貌很好，他说好处很大，大有好处呀！我看不管是给保守派整过，被造反派整过，当干部的都有好处，至少官气小一点，这不就很好吗？应该从积极方面想，不要在那里一肚子气了，什么委屈啊，埋怨啊，完全不对的，应该很好地和造反派同志合作，向造反派学习，同时也帮助小将们，小将们有些事干起来，没有经验要犯错误，干部就有责任帮助他们，避免一些错误。现在我们就是要根据主席的指示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，把干部继续解放一批，把“三结合”好好地推进一步，把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或者健全起来。有一些革命委员会不够健全，比如里面缺人，或者缺少那一个方面，那末现在就加几个人嘛，加以改组好了。不要把革命委员会搞得一成不变，也不要搞得太形式，不要在那里争呀！你们也不要急嘛，这个问题总归会解决的。你那个革命委员会为什么不可以经常增加一些人，减少一些人呀，可以换一换嘛！现在有些地方就为了革命委员会，到底是打倒呀，拆台、补台呀，争论不休。我们说只要它不是被反革命把持的

一个组织，我看用改组的方法较好，如果被反革命把持了，那就当然要重新成立了。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改。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，上海的各个区、县、局，工厂和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看看能否建立起来。这个要请同志们去考虑（掌声）。

现在顺便说一下，上海还有武斗现象。这也不要紧，刚才已经说过了。我这里想说的，是有时候开斗争会，还有变相的武斗，变相的体罚。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彻底改过来？毛主席看了我们斗陈、曹的电视大会。看了这个会，当然有所评论。这个会还比较文明，陈丕显、曹获秋还给他坐一坐嘛！但是还是有些单位，据我所知道，并不那么文明，有时候还是要搞些喷气式。不要那样搞了，毛主席对那样搞法不满意，说有些地方一直在搞喷气式、挂牌子，这个不好。动拳头打人不好，不要打嘛，还把人家关在“牛棚”里，现在有些单位的“牛棚”还未拆掉，这个也不好。现在还有到处抓人，这个现象也没有停下来。毛主席已经讲了，对坏人呢，还是要他那个组织自己去解决，不要我们去抓。这一条要看我们造反派的本事。执行主席这一条不大容易，要做工作。文斗也要提高一些质量。文斗并不表现在给他个座位坐在那里，我看还是要把我们讲道理的水平，搞得更高一点。那个斗陈、曹的大会呀，不知你们感觉到怎么样，我感觉应该允许陈丕显、曹获秋申辩，允许他辩论。我看了几次，我们同志们经过一年多的锻炼，当然进步了，我看他们几位现在本事也学会了，现在一问他什么，就不象开头那个时候给你争了，现在你问一个问题，他就说：我不记得了，请你们揭发。这是一个办法，他反正不跟你顶牛，辩论。还有一个办法，说什么：有这么回事，我记不太清楚。或者说有这么回事，我有罪。这样电视大会我看了几次觉得没有味道了，还是辩论才有味道嘛！真理在我们这一方面，怕什么？我看各个单位开斗争会批判会，也是要允许辩论，要让人家申辩，他说不是，事实不是如此，应该允许他讲；他说我们这个道理不对，也让他讲。这样才能锻炼我们，才能教育群众。这一条呢，也请同志们考虑一下，能否把我们斗争会的水平提高一些。

关于革命大联合和革命“三结合”，我就想说这一些。

一、斗、批、改

第三，说一下斗、批、改。这个主席的指示很清楚了，我只补充这么一点。现在我们要抓紧大批判，用大批判才能推动大联合，巩固大联合和“三结合”。现在机关、学校、工厂的斗、批、改，本单位的斗、批、改，严格的说还没有搞起来，特别是批和改，有些单位斗也没有很好的斗，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也没有搞清楚，所以要认真地搞起来。同时我们要看到，如果本单位的斗、批、改不搞，有一些问题很值得注意。比如说我们市革命委员会，现在机构越来越大，人越来越多，各级革命委员会；好多造反派的组织，脱产人员也越来越多了，这个不得了呀！铺张浪费最近有所发展，用的人多，喜欢开大会，搞得很铺张。有一个工厂，全厂才有一千人，但是开大会一定要去借一个三千人的大会场。有一个厂只有九十几个人，厂革命委员会成立，也要去借一个电影院。开个什么会也要印很多海报，印请帖，请帖印的水平之高呀，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宴的请帖。（笑）我作过比较的，我那里是经常收到请帖的，我已经向革命委员会建议，把这些请帖、海报，集中一下，很可以开个展览会了。当然也要找一些艰苦朴素的单位，他们不出海报，他们有很生动的事迹，加以对比。搞那些干什么，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嘛！九月二十二日，咱们上海的二十二个群众组织，开了一个会，开什么会呢？节约闹革命誓师大会。但是这一个会议，印了一千份海报，用硬卡纸印了精美的邀请书，在这个会上拍了很多照片留念。这个叫节约闹革命？这是自己挖苦自己嘛！（笑）有很多人可喜欢照像了，我看到一些厂报，那上面把他一个厂的造反派的负责人，把市里去的人的讲话，登了好大的照片。登他干什么！我说你那个照片，那是糖衣炮弹，登谁的照片就是向谁放糖衣炮弹。如果自己看了照片很高兴，那就证明，这

位同志也中了人家的糖衣炮弹。(笑,掌声)你看今天会场上,台上很清爽,所有的摄影记者,电影摄影师,统统没有请他们来。这个我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次,我说你们照了干什么?反正照来照去就是我们这几个人。(笑,掌声)我说我别的权没有,有一个权我是有的,到最后审查电影的时候,你那个上面有我的镜头,我就剪掉。(鼓掌)除非是中央决定的,哪个电影里保留哪些人的镜头,那个我没有权,我有权能剪的我一定剪。我说你何必照呢?不要拍电影嘛!这电影机,电影胶片,应该去拍劳动群众,拍我们工农兵的劳动英雄,不要拍我们这些人(热烈鼓掌)。现在一定要严格,我们希望广大的群众,监督革命委员会,监督所有的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同志们,监督你们的那些头头,那些领袖,不要他们在那里铺张浪费!(热烈鼓掌)有一些事情,实在是看了很痛心的。刚才我举了一些例子了。明明我们的码头,积压了那么多物资,需要输送,我们的卡车不够用,我们的汽油并不是不紧张,但是很多同志用卡车用汽油根本不在乎。有一天,我到郊区去,我一看这么多卡车干什么的?一卡车一卡车的人,一看上面写着一个标语:“在游泳中学会游泳”,我知道是到淀山湖去游泳了。就数了一下,一百多辆,就是这样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呀,距离主席思想太远了! (笑,鼓掌)还有的人居然除了动用卡车公共汽车去游行武斗,甚至于开了卡车到杭州去游山玩水。这些人我说是给上海的造反派丢人!要严格禁止这些事。同志们!我说起来比较重了,我说这都是搞资产阶级的一套,还这样搞法,我看用不到一年两年就出问题。我们四九年进城,五〇年、五一年两年,你们记得我们搞过一个运动吗?叫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,那是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盗窃。我看如果我们现在大家不警惕,资产阶级就可以从这一方面把我们上海的造反派腐蚀了,瓦解了,那我们就不得不被迫开展这样一个反对贪污、浪费的运动,到那个时候,有些人就要当大老虎! (笑,掌声)我觉得我们现在如果不这样严肃地提出问题,那就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,我们就没有对这些同志真正出于阶级友爱,不是对他们关心。我们为了关心所有的革命造反派,我们在今天这个会上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来,希望大家认真的来考虑。(鼓掌)除了这一方面的铺张浪费以外,那还多了,简报、小报之多,实在害人!如果要是根据这个小报办事,那我们非犯错误不可。希望各个造反派,你们自己清理一下。还有专门办了许多所谓动态报,内部消息,内部参考,那里边,说得不好听一点,搞了许多特务活动。明明很多话说不要登,不要记,国家机密都统统给你登了出去。你们能保险呀?你们那些东西不落到敌人手里去呀?我可以这样说,根据我们历来的经验,我们的东西,凡是印出来的,铅印的也好,油印的也好,只要印出来的,美国国务院就有。你们不要自己马马虎虎,给人家当了情报员,还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呢!干那种义务情报员干什么呀?不要再搞这些了。我们实在对有些同志有些怕,怕你们犯大错误呀!

现在有些机关人还是比较多,这个只能逐步地来解决。我们的方向应该是精简。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很关心,问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多少委员?有多少工作人员?他觉得人还是多了,应该少。现在的困难是一下子没有地方安排。那我们逐步地创造条件。在没有安排以前,机关还要积极搞斗、批、改,不要每天在那里想呀,“斗批走”,“斗批散”,因为你走也走不出中国,还是在中国,你走出去还是要革命。在那里一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,认真地考虑一下,究竟应该怎么样斗、批、改,怎么样改,我们这样一个大的机构,还要适应上海的革命需要,哪一些是需要的,哪一些是不需要的,哪一些制度是要改的,有的是马上可以改。市一级的机关,市,区,县,工厂的厂部、车间这一些机关都应该精简,都应该接近群众,接近实际。毛主席指示中间讲了一大段,关于干部上下级的关系问题,很重要,希望同志们反复学习这一段,不要以为自己当了官了,官当大了,就可以脱离群众。机关大了势必脱离群众,高高在上,这个不行。当然啰,有的人官儿不大,薪水也不高,但是,照样脱离群众。比如,有的支部书记官也不大,薪金也不高,但骂起人来也骂的响,那个也不好。不管担任

什么职务,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,不要以为现在改了个名字,就真的是勤务员啦,靠不住。革命造反派在这次大革命中的一大发明是,不叫主席团,叫勤务组,一号勤务员,二号勤务员。你不要看叫勤务员,干起来可不是勤务员了,有的人我看官气也不小了,也需要很好学一下主席这段指示,改善和群众的关系。

这是讲机关。

学校,要复课闹革命,中央这几天就会发出指示。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。因为不复课,大家都不回到学校来,这个斗、批、改没有办法搞,大联合也根本联合不起来。“三结合”也无从结合。更谈不到批和改了。斗、批、改都没有办法进行。这个问题我想今天用不着多讲,中央会有文件来。我只是在这里答复一个问题。因为有好些同志看到了报纸登了北京的小将到内蒙古去落户,纷纷要求出发到内蒙古、西藏、新疆、西双版纳等等地方去,今天据说还有好多人在等着我,说一定要找我当面谈。我说用不着当面谈了,今天我就在这个大会上统一的答复。这些同志的愿望非常好,上海的青年应该立志到全国各地去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,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,到最困难的地方去。这些愿望都是很好的。大方向完全正确。我们支持。(鼓掌)这种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有了成果,大家考虑问题不一样了。但是,我们要考虑到,这个事情不是背上背包就能走的事。你要到内蒙古,那就需要和内蒙古商量好,你到那里安家落户,在哪一家,落在哪一户哇?这个要安排嘛!你不能到了那里就说我来到你家安家落户。人家那里有没有土地,如果搞畜牧业有没有羊给你放,这都要安排呀!不然的话,你到那里粮食怎么办,粮食你又不带去,你不带去吃什么?这些事情要做统一的安排。而且新疆现在武斗还比较厉害,那里的局势眉目还不清楚。这个时候去,恐怕首先还是已经去过新疆的人先回去的问题。我们上海还有好几千人呐还没有回去。如果那些人还没有回去,我们又去了几万人,到那里怎么办呢?需要研究联系以后才能安排。所以我们考虑一方面支持这个大方向,另外一方面要做实际的准备工作,在这个过程中,大家还是先参加本校的斗、批、改。同时我们也考虑,在上海附近也还可以找到地方,你先在这里劳动锻炼一下,然后再出发。因为你要出发,你就不能象革命大串连那样悠哉游哉,这个不行呀!到那里一看说我不行,我要回去。去了就不要回来。不要一时高兴咱们就去了,到那里一看不如意又回来,回来以后又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,(笑声)那个事情就不好了。因为前一段就是这样嘛!有些从新疆回来的同志、同学,就是揪牢里弄干部、街道干部来斗。说里弄干部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,把他们骗到新疆去了。那个当然不对!所以我们还是要很热情的来对待,但是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,要切合实际,实事求是。

总而言之,不管是工厂、机关、学校,这个斗、批、改现在都还没有成功的经验,很系统的经验现在还没有。我们希望同志们要注意到,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,要花很艰苦的劳动。我们希望出一批这样的闯将,能够象江青同志搞样板戏那样,搞出几个样板来。小学的斗、批、改怎么办,有一个样板,中学的有个样板,大学有个样板。大型工厂有样板,小型工厂有样板,中等的工厂有样板。诸如此类,能搞一些样板。这就要有一批有坚强的革命毅力的人,准备在那里付出代价,还不一定搞好。这样的一些同志认真的工作,能够搞出一些成绩。主席是早就给了我们上海的任务的。希望我们能提供中学、大学、小学教育革命的样板、经验,我们还没有交账。这个账谁来交呢?当然我们革命委员会应该负责,但是首先是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、红卫兵小将负责,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做出贡献,用自己的实际成绩向毛主席报喜。(热烈鼓掌)

四、抓革命,促生产

第四,讲几句生产。已经开过会,马天水同志作过报告了。工业生产我们希望能够保证

比头几个月好一些。中央也全力支持我们搞得更好一些。李富春同志这一次到上海来，也开了会谈过这个问题。首先是希望对全国生产发展有影响的一些产品一定要抓紧。维修、配件这一方面，还有些原材料，我们要搞好。外贸方面，援外方面，都有任务。将来会开专门的会议来讲。农村，现在郊区几个县，有的局势比较紧张，可能要影响到秋收。我们希望那里的革命造反派从大局出发，很好的来掌握这个问题。所以既要抓好革命，又要促进生产。至于那里的工人之间、贫下中农之间的问题，那应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所确定的原则来解决。我们觉得问题并不是那么复杂，是可以解决好的。这是生产，就说这么一点。

五、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，制定、落实计划，夺取文化大革命新胜利

还有一个问题，现在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办学习班，这是主席指示里边所提出来的很重要的一条。各个革命组织、各级革命委员会，都把这个问题当作最重要的问题来抓。我们已经有了些经验，因为从五、六月份开始办起，也办了好几个月了。这些经验要很好的总结。昨天报纸上登出来的青海的经验，很好，他们的经验写得很简单，但是比较完整。我们也需要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。现在有青海的这个五条，再加上我们的经验，就可以把它办得更好。上海的同志不大总结经验的，一说总结么，就写个两万字，一写了两万字，那就等于说谁也不看。还是象报纸上登的青海的经验那样，千把字，够了。你们如果有什么好的经验，好的文章，要想请毛主席看，当然第一希望内容好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希望你们写得越短越好。有一些经验送到我们这里，我们看看还可以，但就是太长，不忍心送给毛主席，占用他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呢？大家是不是把办好学习班的经验总结一下，认真的办好它。这是群众的创造，主席加以总结，我们就要推广，坚持下去。这是办好学习班。

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文件上没有的，但也是主席的指示，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。就是请示报告问题，各级要向中央请示报告。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、向毛主席作报告也不够。特别是书面的报告很少。那末大家是不是向市革命委员会、或者请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作报告够了呢？我看也不够。有一些小将自由自在惯了，他们用不到请示。毛主席说，要告诉红卫兵小将，说有些重大事情，还是要请示一下好。说如果你们请示了，我们可能答复的，在答复的时候也可能答复错了。主席很谦虚哩，说也可能我们答复错了，说答复错了末你们办错了我们也可以替你们承担责任嘛。因为现在有些人，很重要的事情不请示。希望我们大家都要考虑一下，一些重大的行动应该请示。各个局、各个区、县，涉及到全市性的重大问题，也应该向市革命委员会报告。市革命委员会应该向中央请示。这一条我想应该传达一下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想说几句。因为我前几次讲过，我们党组织的生活，因为已经瘫痪了，就暂时不要恢复。现在还仍然维持原议。中央现在正在做调查，要根据调查的结果来确定方针。这里就提两点，一点呐，希望各个革命委员会你们也调查一下，你们那里的党组织的情况，团组织的情况，党团员的情况，都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点呐，还是重申那一点，希望党团员不要忘记了自己还是党团员。现在有许多党员、团员，他们参加了革命造反派，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，在工作里边表现得很好，但是也有些党员、团员，表现得不好，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如果愿意继续做党员、团员的话，那末他们就严格的要求自己，和造反派站在一起，共同把那里的工作搞好，在各个方面做模范。当然，有的人他说他不愿意做共产党员了，那个是有他的自由哩，我们不勉强。还有一些造反派中的非党同志，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受他人党，这个问题中央也在考虑。但是我想是这样子：只要一个人，他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，按照毛泽东思想去进行思想、工作、斗争，那他总有机会加入到毛主席的党里面来的。（热烈鼓掌）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在斗争里边严格的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我们将来会有机会从现在的非党员中间、红卫兵中间，发展一批共产党员。这一点现在就可以讲。（热烈鼓掌，呼口号）

还有一个意见，就是希望各个单位能够都抓紧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传达、学习、讨论，要逐字逐句的讨论，而且要作出你们的落实计划来。要有个计划，不要只是讨论了一番，说好啊啊，主席的指示真重要呀，但是行动呢，是另外一回事。要逐段、逐句、逐字地学，里边讲到形势我们究竟是怎么认识，我们思想究竟还有什么问题，把它弄清楚。革命大联合怎么样，思想上还有什么问题，工作上有什么问题，组织上有什么问题，能够做出计划。比方就在今年元旦以前，我们还能干点什么事，达到个什么目标；到明年一月革命一周年，我们能够达到个什么目标；在明年春节以前，我们能够达到个什么目标。我们的革命怎么样，我们的生产怎么样，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，我们的“三结合”怎么样，我们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怎么样，各个方面大家想一想，能够干多少事。这样规划一下，心中有数，就不至于这边来冲一下咱就跟着人家干，忽然传到个消息，说现在要揪军内一小撮，咱们就跟着去揪；今天说要抓黑手，咱们就抓。主席的指示以文字为准，以这个为标准，将来都要按中央的指示办，不要听那个风。比如上海能不能开工代会，我们向工总司建议，他们认为要开，我们赞成，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开成。（鼓掌）再如红卫兵组织，现在中学嘛十个军区，据说县里还在建立。那末军区以上你们怎么样呀，还要不要搞个大军区呀？如果要的话，你们准备怎么办？中学是这样，大学要不要搞红代会，我们也希望你们考虑一下。我们觉得中学和大学，都可以开个红代会，也应该开红代会。（鼓掌）那末究竟怎么办？我们不包办代替，你们自己去议论，去商量，究竟什么时候能开，我们希望早一点。刚才我不是讲吗？你们自己定吧！元旦以前行不行？元旦以前不行就一月革命一周年，行不行？再不行，春节嘛！春节不行那当然明年二月三月也可以，这个要大家自己来定。

还有，上海的工人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，这个队伍究竟怎么搞法。我们对那个名字有一点意见，就是文攻武卫四个字包括太多了，那等于文化革命的两个方面你们都要包了。那恐怕包不了。因为它基本上是个武装，武装组织你可以搞文的，也可以搞武的。总而言之，工人应该武装，这个方针是定了的。首先是工人，当然红卫兵将来也可以武装。你武装嘛，先要把班、排、连编起来，班、排、连、团、营，大学现在叫“红卫兵师”，你那个师是武装编制呀，还是什么编制呀？能不能拉得起来呀？这个也需要大家考虑一下，计划一下。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发枪？发枪的条件么，就是要实行革命大联合，还是两派在那里，那不能发枪，发了你们两家开枪呀？我们还不赞成呢！总之联合了，全市情况比较稳定，班、排、连、营、团编起来了，进行了军事训练，会打枪啦，然后才能发枪。请你们各个方面自己考虑一下，究竟什么时候能办到，这个都是属于主席指示落实的问题，我只举这么一些例子。总得有个计划，不然没法检查。

最后讲一下，形势很好，这是毫无怀疑的，文件上讲的，主席高度地赞扬了广大工农兵群众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、红卫兵小将、革命干部、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勋，又讲了“要斗私，批修”，“拥军爱民”，“抓革命，促生产、促工作、促战备”，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，这是主席的总的愿望，特别提到了“要斗私，批修”，现在我们就根据主席的指示，认真地去办。形势这么好，我们的任务就要争取更好。同志们一定要警惕，敌人是不甘心于失败的。我开头就讲了，敌人总是想着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、无产阶级司令部；总是想着破坏和分裂人民解放军；总是想整垮中央所批准的这几个革命委员会。他们用各种方法挑拨离间，也包括挑拨各个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，各个革命组织内部的关系，甚至于挑拨各个地区的关系。我就看到这样两种大字报：在北京，他要攻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，他就夸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，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如何正确如何正确，张、姚两个人如何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不行。他这是拉上海打北京，挑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关系。到了上海呢，为了攻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，那他就可以讲北京在这个问题上

如何好，黑龙江如何好，那里如何好，就是你上海不好。这些东西你如果孤立的去，是看不出什么问题来的，你把这些宣传品拿来一比较一联系起来就懂了嘛。经常的从极“左”方面或者从右边冲击来干扰我们的大方向，经常总是要炮打，炮打倒没什么，老实说一个人一个革命组织，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看实在没有味道了，还是经常有人反对一点好。毛主席曾经给我们说，你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吸收几个保守派的代表参加才好，这样就可以使得你们经常听到不同的意见，考虑问题全面一点。参加也好，不参加在外面炮打一下也好，这个我们不在乎。有的人成天就想整理材料，什么材料不材料，你整理就整理好了，如果是同志整理我的材料谢谢你，因为我实在来不及整理，我也来不及清理自己的思想，如果是同志帮助你，那谢谢你。你如果是敌人啊，那对不起，那我也不感谢你。（鼓掌）一会儿要搞这个，一会儿要搞那个，这个半年里面大概打徐景贤的人不少，我上一次说过，徐景贤总比陈丕显好一点吧，为什么一定要打倒他呢？（鼓掌）毛主席不是讲了吗？不要一下子就打倒，如果要都是这样子，同志们，以后动不动就打倒，那我看确实干工作就难了，要允许改正嘛，如果有错误可以改正嘛，特别是现在，我觉得公开的贴点标语，散点传单还算是好的，因为他公开的嘛。我希望同志们注意的，你们要警惕的是搞秘密活动，上海也确实有，并不是没有，搞秘密的，和“五·一六”类似，我知道一些，我今天不讲，请同志们眼睛擦亮一点就是了，要警惕。因为有些事情我们还观察一下，究竟是什么问题。我们不相信上海的广大群众会跟坏人跑的，这一点我们有信心。但是有时候坏人他跟你捣乱；也完全是可能的。特别警惕的是秘密活动，搞阴谋活动。你搞阴谋，你上台来辩论嘛，都可以，不要搞阴谋。我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，希望同志们警惕，特别是我希望上海的学生组织要特别警惕，因为工人中间老工人多，他们有经验，红卫兵小将，政治上经验少，容易上人家的当，是要特别警惕，不要被坏人利用。上海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，国内外的敌人都不会放松上海，美帝特务、苏修特务、日本特务、国民党特务，在这儿难道不活动啦！所以要特别警惕，不过也不要到处怀疑，坏人总是极少数，反革命总是极少数，不要因为我今天一说，又在那里东猜西猜。上一次我给红卫兵里的一部分同志交换意见，我问了两句，我说上海有没有“五·一六”啊？这完全是想了解一下一些情况嘛，哎呀，于是猜测就来了，说这个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了，就来了。我说，你们看，上海那个问题有没有黑手啊？好，就来了，说他就是谁谁谁是黑手，提了好多“为什么”，我看了看传单那些“为什么”我也答不上来，（笑声）里边说春桥同志这样提出问题是为为什么，我说我自己不知道为为什么。（笑声）不要那样子嘛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问那么一个问题嘛，今天我提出来就是请你们警惕，怕大家犯错误，就是这么一点意思。坏人总是极少数，只要我们大家警惕他们不能有所作为的。至于说写一张大字报，大字报内容错了，那也不一定是坏人，完全可能是好人办错了事，那也不要轻易就说这一定是“五·一六”，那不见得，也不要搞成那样。我本来不想说这一段话，后来想还是说，因为我耽心一说又到处去抓这个，抓那个。总而言之要警惕、要谦虚、要谨慎。毛主席有一次跟我们谈话说，你们不是搞了一个《智取威虎山》吗？《智取威虎山》里面少剑波跟杨子荣说过，你要大胆、谨慎，你看少剑波是懂辩证法的，既要大胆又要谨慎。光大胆不行，还要谨慎；如果光是谨慎不大胆，那杨子荣就不能上山了，那也不行呀，又要敢于上山，又要谨慎。我们现在搞革命也是这样，现在形势很好，我们要勇敢地向前进，不要受到什么约束；但是我们又要谨慎，特别不要骄傲，真正把上海工作做得更好，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，对我们的期待，对我们的关怀。希望我们能够用新的成绩回答毛主席对我们上海工人阶级，对上海的红卫兵，对上海的三军，对上海的广大的革命反派的关心和爱护。我今天就讲这一些，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。（热烈鼓掌，高呼口号）